

中华传统文化丛书

卞孝萱 周群 主编

洪涛 著

诗词歌赋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中心 组编

诗词歌赋

洪涛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华传统文化丛书

卞孝萱 周群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词歌赋/洪涛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7
(中华传统文化丛书)
ISBN 978 - 7 - 305 - 06296 - 4

I. 诗… II. 洪… III. 诗歌史—研究—中国
IV. I207.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9562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丛 书 名 中华传统文化丛书
书 名 诗词歌赋
著 者 洪 涛
责任编辑 彭 涛 编辑热线 025 - 83686308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625 字数 251 千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6296 - 4
定 价 21.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引言:回忆诗歌	1
第一章 神圣歌谣	3
古老的歌集	3
国风	5
雅颂	14
赋比兴	19
不学诗,无以言	22
第二章 逸响伟辞	27
诗人屈原	27
离骚	29
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35
第三章 汉赋巨丽	38
汉赋巡览	38
汉赋流变	46
第四章 汉魏悲歌	51
汉乐府	51

古诗十九首	57
建安风骨	63
正始之音	70
第五章 六朝清音	75
陶渊明	76
南北朝乐府	85
南北朝文人诗	91
第六章 唐诗气象	99
初唐诗歌:宫体的救赎	100
盛唐之音:边塞雄风	107
盛唐之音:王、孟田园	117
盛唐之音:青春李白	125
盛唐之音:杜诗乾坤	139
唐诗转折:大历诗风	157
唐诗中兴:韩孟诗派	163
唐诗中兴:元白诗派	176
唐诗中兴:刘禹锡与柳宗元	186
晚唐夕照:杜牧与李商隐	191
第七章 唐五代词	203
敦煌曲子词和唐代文人词	206
花间词	210
南唐词	214

第八章 宋诗理趣	220
欧阳修与宋诗初变	222
苏轼与宋诗的开拓	230
黄庭坚与江西诗派	240
陆游与中兴诗人	247
江湖诗人与宋末诗坛	259
 第九章 宋词风情	265
柳永与宋词初变	267
苏轼与苏门词人	278
周邦彦与北宋后期词人	293
李清照与南渡词人	302
辛弃疾与辛派词人	313
姜夔与风雅词派	327
 第十章 元曲自然	341
前期散曲	344
后期散曲	356
 结语：诗意栖居	365

引言

回忆诗歌

诗歌曾经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方式，在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中，我们对于世界和人生的认识与体验主要是凭藉它来传达的。“诗者天地之心”（《诗纬·含神雾》），表明正是诗歌将万物从黑暗带入澄明，给世界提供了意义支撑；“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无以立”（《论语》），表明正是诗歌使人成为人本身，给予人生以意义支撑。浸润着这种观念的民族，必然会将诗歌视作民族的文化图腾；经过漫长时间的孕育，也必然能够产生灿若星辰的诗人与浩如烟海的诗歌，中国因而被视作一个诗的国度。

诗歌不但在表达一个世界，更重要的是在塑造一个世界。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性格特征是留存在诗歌中的。诗及其变体的其他形式构建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史。在很长时间内，诗歌以其整齐、匀称的形式构建了一个关于平衡、和谐、完美、理想和乐观世界的图景，为中国诗人在并不完美的现实世界中提供了精神庇护。同时，中国诗人也以这个诗歌形式所营造出来的理想世界去批判和抗议这个或破碎或黯淡的人间

世界。因而，在中国古典诗人那里，永远有一个在现实之外本应存在的理想世界，那就是精神世界。

明清之后，那个由诗歌形式原则建构起来的和谐、稳定、理想和乐观的世界陷落了，诗歌时代走向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传奇小说世界，一个缺乏形式、充满偶然的世俗世界不可阻挡地降临。饶有意味的是，明清时期，与诗歌一同走向衰落的还有整个中国古典社会，而中国诗歌黄金时期也正是中国古典社会的黄金时期。

在这个散文化的时代，在这个技术统治的时代，当丰富以一种更贫瘠的方式裸露出来的时候，我们变得恹恹惶惶，变得有点魂不守舍。在这个愈来愈喧嚣的时代，谁来为我们的心灵提供庇护？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那么，让我们在某个夜晚重新点上古典的烛光吧，像回忆往事一样回忆诗歌……

第一章

神圣歌谣

在追溯中国诗歌的源头的时候,面对遥远斑驳的时间,我们已经无法知道最初的诗是什么样子。无论是《淮南子·道应训》中所记载的“邪许”的劳动号子,还是《吕氏春秋·古乐篇》中流传的“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的宗教歌吟,都只能是关于诗歌诞生情形的某种生动的想象。即使是《吴越春秋》中传说是黄帝时代的那首“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也不能证明它就是先人的第一次歌唱。其实,探究最早的诗是什么已经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因为诗产生的最初的精神因子及其风貌,已经包含在公元前六世纪编定的一部神圣歌谣——《诗经》之中。

古老的歌集

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另有笙诗六篇,有目无辞。《诗经》最初只是称之为“诗”、“诗三百”或“三百篇”。

到了汉代被尊为“五经”之首,后世便以“诗经”名之。

关于《诗经》的编集,先秦古籍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汉代学者有“采诗”的说法。班固说:“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食货志》)何休也认为:“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这种说法是否确切,一直还有争论。但考虑到古代方国林立、交通阻隔、语言互异的情形,像《诗经》这样一部涉及广泛地域、年代久远而体系完整、内容丰富的诗歌总集,不经过有意识、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恐怕很难出现,因而“采诗”之说应该并非完全出于后人臆测。周代公卿列士献诗、陈诗,以颂美或讽谏,有史籍可考。《国语·周语》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师箴,瞍赋,矇诵。”《诗经》中不乏这类作品。因此可以说,《诗经》包括了公卿、列士所献之诗,采集于各地的民间之诗,以及周王朝乐官保存下来的宗教与宴飨中的乐歌等。这些作品的编集成书,汉人认为后来经过了孔子的删定。如司马迁就曾指出:“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又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史记·孔子世家》)事实上,早在孔子的时代,已有与今本《诗经》相近的“诗三百篇”的存在。孔子自己不止一次说过“诗三百”的话,可见他看到的是和现存《诗经》篇目大体相同的本子。而更重要的例证是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乐,鲁国乐工为他所奏的各国风诗的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而其时孔子刚刚八岁,显然是不可能删订《诗经》的。不过孔子可能对“诗”作

过“正乐”的工作，也可能对《诗经》的内容和文字有些加工整理。但说《诗经》由他删选而成，则是不可信的。整理编定《诗经》的人和具体情形，我们今天已无从得知。

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许多文化典籍因而失传。但《诗经》以其口耳相传、易于记诵的特点，得以保存，在汉代流传甚广，出现了今文的鲁、齐、韩“三家诗”。“三家诗”在西汉被立为博士，成为官学。鲁诗出自鲁人申培，齐诗出自齐人轅固，韩诗出自燕人韩婴，“三家诗”兴盛一时。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萇的古文“毛诗”晚出，在西汉虽未被立为学官，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独“毛诗”盛行于世。今天我们要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国 风

《诗经》分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即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和豳风，有诗一百六十篇。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是依据音乐的不同。“国风”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范文子的“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左传·成公九年》）正好说明了“风”的含义。其地域，除周南、召南产生于江、汉、汝水一带外，均在从陕西到山东的黄河流域一带。

“国风”保存了体现周代社会各诸侯国和地区的文化风俗、风土和风情的诗，是《诗经》中最精华的部分。其中占主导

地位的是关于爱情的诗篇。“国风”是《诗经》之始，而《关雎》是“国风”之始，中国最早的歌谣是从歌咏爱情开始的：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在遥远的时间的那一端，一个贵族男子站在黄河岸边，从一对河洲上互相依偎着的一唱一和的水鸟的歌声中，想到了他的爱情。在“辗转反侧”的痛苦思念后，幻想有一天能和梦中的爱人“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诗经》将一首爱情诗置于篇头，引起了后来汉代经学之士的困惑，以至于将其附会成“后妃之德”一类的政教隐喻。风诗何以以爱情开始，也许和“风”最初的内涵相关。东汉服虔在注《左传》“风马牛不相及”一语时，释之为“牝牡相诱为之风”。现代一些学者由此出发，将《诗经》中“风”的起源视作“男女赠答之歌”（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或“原始性爱歌舞”（刘士林《中国诗性文化》）。只是随着文明的进展，政治教化控制意识进一步加强。原本天经地义的诱惑性的乐舞经过改造和升华，“风教”于是乎从“风”中提升抽象出来，并反过来攻击和曲解原初的内涵，“诱惑”主题也因此由神圣沦为罪过（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国诗歌的发生研究》）。其实，即便在周代，男女的婚嫁仍然是礼乐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周礼》中有“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的记载。因而《诗经》的“风”，

原本就是男女相悦的情歌。即便后来经过政教意识的改造，以至于原本并非男女的歌谣也充斥进来，但最初的文化印记和内容本身仍然大量的得以保存，这就是为什么风诗中占主要内容的会是情诗，以至于闻一多先生说只有认清了《诗经》是一部淫诗，我们才能看到那个时代的真面目。（闻一多《诗经研究》）

风诗中的爱情，因其没有后来那么强烈的礼教意识，故显得大胆而热烈。如《召南·摽有梅》、《王风·大车》正是这样的篇章。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顷筐壁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按闻一多先生《诗经研究》的说法，这篇诗歌写的是男女青年聚会，抛掷梅子选择情人之事；同时认为这是“古俗于夏季果熟之时，会人民于从林中，士女分营而聚，女各以果投其所悦之士，中焉者或以佩玉相投，即相约为夫妇焉”。从“追我的人儿快来吧，今天就是好时光”（求我庶士，迨其今兮！）到“追我的人儿快来吧，只要一句话我就跟了你”（求我庶士，迨其谓之！），诗中女子以递进的方式，大胆地表露出自己对爱情的强烈渴求。在《王风·大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女子对自己倾慕的男子的表白：

大车槛槛，毳衣如蒺。岂不尔思？畏子不敢。

大车哼哼，毳衣如珣。岂不尔思？畏子不奔。

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

在面对爱恋的男性犹豫不决的时候，女子不得不用“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的誓言来帮她的爱人下定决心。因而，和后来中国诗歌中女子在爱情中被动的处境相比，《诗经》中的女子更为主动和独立，如《郑风·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

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

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褰裳》中的女子，在面对可能负心的男性时，没有丝毫的挫折感，相反地表现出对他的嘲讽和不屑。这种骄傲自信甚至居高临下的姿态，在后来的文学史中也是罕见的。

《诗经》时代，礼教氛围相对宽松，因此我们在这些诗中看到年轻的男子和女子自由地幽会和相恋的情景，如《召南·野有死麇》：

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

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

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龙也吠。

一个打猎的男子在林中引诱一个“如玉”的女子，那女子劝男子别莽撞，别惊动了狗，表现了又喜又怕的微妙心理。又如《邶风·静女》：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荇，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明明约了爱人相会，却要故意躲起来，让爱人着一会急。“静女其姝，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戏弄了爱人之后，一件精心准备的礼物，成为对爱人的最好的安慰和补偿。主人公的感情表现得细腻、真挚。《郑风·子衿》则写了一个在城阙等待情人的女子，终未见来，便独自踟躇徘徊，发出“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咏叹，把相思之苦表现得如怨如诉，深挚缠绵。

虽然《诗经》时代礼教氛围相对宽松，但是到了后期，随着社会约束逐渐严格，男女的婚姻大事已经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参与，不再是完全自由的了。《礼记·曲礼》中讲：“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礼记·坊记》中有：“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芝麻如之何？横从其母。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因而在《诗经》中，我们也能看到，爱情在父母之命前的犹豫、彷徨、无助和忧伤。《郑风·将仲子》就描写了这样一位为情所困的女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
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
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
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孟子·滕文公下》中说：“丈夫生而愿为有官，女子考而愿为有宗，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

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将仲子》里的这位女主人公害怕的也正是这些礼教。对于仲子的爱和父母、诸兄及国人之言成为少女心中纠缠不清的矛盾，一边是自己所爱的人，另一边是自己的父母兄弟，怎么办呢？几多愁苦，几多矛盾，少女的心事又怎能说清呢？于是我们在“国风”中看到许多情诗，咏唱着迷惘感伤、可求而不可得的爱情。在后人看来，这也许是一种含蓄的微妙的艺术表现，但在当时，恐怕也主要是压抑的情感的自然流露吧。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

（《陈风·月出》）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秦风·蒹葭》）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周南·汉广》）

我们在《诗经》中甚至也能看到因爱情被父母阻挠而发出的呼天抢地的控诉：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泛彼柏舟，在彼河侧。髡彼两髦，实维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谅人只！（《邶风·柏舟》）

女子如此顽强地追求婚姻爱情自由，宁肯以死殉情，呼母喊天的激烈情感，表现出她在爱情受到阻挠时的极端痛苦和要求

自主婚姻的强烈愿望。

风诗中的爱情，有热烈，有甜蜜，有相恋的忧伤和愤激，也有被遗弃后的绝望和伤痛。《卫风·氓》和《邶风·谷风》是《诗经》弃妇诗的代表作。《氓》是诗经中著名的篇章，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弃妇诗。这首诗以弃妇的口吻，讲述了一个女子从被追求、迎娶，到被虐待、遗弃的过程：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乘彼坳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它像是对爱情婚姻的总结。我们仿佛看到一个伫立在桑树下的女子，看着桑叶的飘落，在反思自己的爱情婚姻。一句“及尔偕老，老使我怨”道出多少海誓山盟的虚无；一句“于嗟女